

新都縣志卷十六

經籍志<sup>上</sup>

家法章句 內讖解說二卷

後漢書楊統撰

楊文忠三錄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廷和撰是編名爲三錄實則題奏前錄一卷題奏後錄一卷視草餘錄一卷辭謝錄四卷凡四種題奏前錄正德時所上題奏後錄嘉靖時所上喬宇爲之序視草餘錄蕭大亨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一

爲之序又有自序謂官內閣時凡朝廷奏對之詞政事可否之議隨事錄之序題嘉靖六年而所紀止於嘉靖二年則廷和以嘉靖三年正月去位也其中有足與史參考者如武宗本紀十三年正月丙午至自宣府命羣臣具綵帳羊酒郊迎御帳受賀是其事竟行也廷和本傳則言帝命回鑾日羣臣各製旗帳奉迎廷和執不從乃已是又未行此書有上傳諭五府及團營三大營各爲旗帳奉迎廷和不從錢寧及廖鵬張龍屢傳旨要脅廷和終

不從駕回竟不用旗帳上意亦無所忤據此則本紀書其始未詳其卒知本傳所言爲是又此書載正德十四年正月七日散本官送兵部侍郎馮清奏捷本至內閣欲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廷和執不可張龍錢寧相繼催聃廷和卒擬旨獎勵馮清而不及威武大將軍一字又載慈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爲聖旨廷和力爭至再方寢又載壽安后崩世宗堅欲持喪三年且擬頒遺詔廷和力爭乃僅服二十七日於宮中遂止頒遺詔之命凡

此數事本紀及廷和本傳俱不載又若擒戮江彬及議興獻廟曲折始末亦較史爲詳辭謝錄皆辭職謝恩諸疏林俊爲之序其卷帙多於三錄而不在于三錄之數以一人之事非國政也其奏疏有過於朴率之病然告君以達意爲主不以修詞爲工如正德中請慎重郊廟疏請還宮疏嘉靖中請停齋醮疏皆指陳時弊在當日可謂讜言其他亦多切直中理言雖質直而義資啟沃固與春華自炫者異矣

新政目錄

楊廷和撰見費密劍閣芳華錄

升菴經說十四卷

明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按升菴經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今焦竑刻本作十四卷多至倍餘蓋皆後人抄逸而此獨完善洵足本也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爲有明一代之冠余刻諸說郭書遇蜀人尤加意搜羅梓而行之使讀者得以暢觀其全知胡應麟輩之正楊爲蚍蜉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三

之撼大樹也

檀弓叢訓二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可孤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三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中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

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騃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階循焉藂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惡乎子休與子元至於旁搜幽藏累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四

莊子闕誤一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莊子闕誤一卷見於焦茲所刻升菴外集中每條下所附則採升菴經子難字中之莊子難字也難字一書余徧採未獲故仍之按明代著書自升菴後博洽者無過於竑而竑有莊子翼卷末亦載莊子闕誤一卷則全錄宋景元南華經解之文雖足以資考証比之升菴此書則上下牀別矣

山海經補注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元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

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尙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大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孟之銘皆輯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

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羅江李調元序曰周書倉太史嘗爲予言升菴先生著有水經補注山海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補酈道元郭景純所未備惜水經注早佚存者惟山海一卷耳予亟借而讀之信然按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注在所見已刻三十種之內而山海經注則云已刻未見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顯晦之各不相侔也仁和趙一清作水經注釋四十卷引据原校二十九人升菴居首則先生之書固有存者予特未之見耳又檢討吳任臣博採衆說作山海經廣注見於淞江採輯遺書總目予亦未見其書又未知其能取先生之說而折衷焉否也

世說舊註一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三卷梁劉孝標註段成式酉陽雜俎作世說新書不知何時改作新語相沿至今不能復正唐藝文志作世說十卷有劉孝標續十卷今其本不傳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同據載汪藻所云叙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同異末記所引書目者則又佚之久矣孝標所註特爲詳贍故高似孫緯畧亟稱之其糾正義慶之繆尤爲精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七

核故與裴松之三國志註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皆考証家所引據不可少之書也但多爲宋須溪刪存之可惜升菴自序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故爲此書以補孝標之佚則意所逸之續十卷內語乎雖篇頁無多至可寶也古書亡者多矣非有博覽如升菴不幾佚而竟佚乎

古雋八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

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

謝華啓秀八卷

羅江李調元曰陸士衡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以示作者選言於宏富之路含咀英華不落勦腐卽韓退之所云惟陳言之務去也然非讀書萬卷取精用宏烏足以語於此哉升菴先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八

生雜採經子中語加之鎔冶陶鑄成文著爲二字三字以及八字之目名曰謝華啓秀洵考古者之寶山也考澗採遺書總目云高士奇於內庫廢籍中得隋杜公瞻所著編珠若干卷歎爲奇逸因急取唐杜鄂之歲華紀麗及先生此書並鐫以行於世夫亦可謂欣賞之至矣高本余未及見今所槩者焦竑校本也或較爲完善云

譚苑醍醐八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醍醐者鍊酥之綦晶佛氏借之

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於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味云乎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九

哉

轉注古音略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寔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

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於古而始發於今謬於昔乃有正於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奧篇隱帙渙若冰釋炳若日燭又以所釋參之古人成編褫

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諷說乃作轉注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爲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糜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吳興顧應祥跋曰轉注古音略者蜀升菴子之所爲書也升菴子謫居於滇

慨古學之弗明而六書之義日晦於是乎有古音略之作焉略凡五卷上自經史下及諸子百家之書靡不究極而所取以爲證據者五經之外惟漢以前文字則錄晉以下則略焉蓋本於復古而不欲以後世之音雜之也昔宋吳才老氏作韻補紫陽朱夫子取以協三百篇之音議者謂其有功文字之學是編雖論轉注而發揮六書之義殆盡又匪直有功文字而已夫六書始於象形而終於轉注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假借轉注則文

字之變而通之者也自許氏說文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考老之類爲轉注後世因之莫之有改至毛晃氏始謂老字下從匕考字下從丂各自成文非反匕爲丂也又曰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非彼爲轉注其說皆非厥後王魯齋氏正始之音趙古則氏六書本義乃極論考老爲非矣升菴子是編殆取諸此而所論傍音叶音之類皆轉注之極則又古則之所未及者也祥自早歲卽有志書學而

未得其義觀古則之論雖若有契於心然叔重之說行之已久未敢遽斷其是非焉今得升菴子之書而釋然矣然又有說焉夫漢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則許氏之學出於賈逵其所著六書之義秦漢以來相沿其說非始於叔重後之賢者思慮益精而有以發前賢之所未發使叔重聞之亦未必不首肯而心服也古則又謂鄭元以之而釋經今考周禮注疏乃唐賈公彥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十二

引許氏之說以釋鄭元之言抑不知毛氏一字數義之說出於何典然則發明茲義實自毛氏始也大抵古人之學凡可以傳於後世者皆其跡也其不可傳者心也學者因其跡而審夫自然之音以求契於吾之心則於道也幾矣是固升菴子作書之心也

古音叢目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吳才老嘗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三書皆古音之遺也予嘗合而觀之有三品

焉有當從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當去而無疑者如舍之音署下之音虎馬之音毋有之音已福之音偪見於易象不一二而足服之爲房六切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比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見於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此類當從而無疑者也朝一也既叶爲周又叶爲署爲除夜一也既叶爲御又叶爲約爲液此類當疑而闕者也至若騶虞一詩既以虞叶爲牙而合貳爲韻下章又以虞

叶爲五紅切而強合蓬韻且虞之爲牙見於賈誼新書騶虞之爲騶烘考之古典則無求之方言則背况詩之作出自一人之手韻自合用一方之音而二章之內遽分兩韻是非古音也百舌之音也其爲臆說無疑此類當去者也暇日取才老三書去其當去存其可存又裨附以予所輯轉注略十之六合爲一編大書標其目分注著其出解詁引證文多不載本書備矣

楊慎撰慎自序曰予輯古音叢目凡四千五百餘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古音略取十之六亦既省矣尤病其寡要也又手錄其可叶之賦頌韻文者凡千餘字謂之獵要欲博知古音會合前數書以參互焉若臨文用古韻則此卷足矣夫何貴於古韻也貴其瑰眼瀕耳豈欲其鉗喉澀吻乎譬其如文林畫案綺筵雕俎匪玉璫海月土肉石華莫珍也若夫食馬肝繪蝦蟆君將蠹之 又曰右凡七百十二字見於易象毛詩楚辭者止注其出處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十四

有辨證則稍詳見於韻補者止引其出處之目有改訂及增釋則詳昔溫公作資治通鑑文病其浩繁乃作稽古錄又作目錄提要詳略皆有意皆不可廢也予於此書雖不敢妄擬前修而亦不可謂無意矣

古音附錄五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余從曹習菴侍講得升菴古音附錄一卷的係先生在滇時弟子董難李元陽等所校棐其爲手訂之書無疑也中間脫簡

一頁原裝時已遺失之故闕頁以候補錄中如太  
之通作闔譏之得爲幾州之音作尻其說已見於  
菽林伐山中茲亦不更指出蓋彼則雜記見聞此  
則專於取韻體例攸殊無不可並行不悖耳

古音餘一卷

楊慎撰楊士雲序曰夫古之音微矣泥於今者弗  
哲於古也古之弗哲則併今之昧矣紫陽辨音卽  
屑從肉兮省聲非從八蓋不翅說文誤坡說亦誤  
嘻史漢古字時或僅存六籍遺文轉訛何限君子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十五

每致意焉升菴先生標古音略若干言例也又古  
音餘若干言例外示無窮也學者求之庶古之晰  
今之昧也免矣

奇字韻五卷

簡明目錄曰明楊慎撰釋字體之稍異者類以四  
聲於周秦遺文十已得其三四惟揚雄劉歆所云  
奇字乃古文大篆籀書之類不可以今文偏旁求  
之慎取以名今文殊假借也

古音略例一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天地有自然之文章卽有自然之聲韻故六經中多韻語不獨詩爲然也第古今風土異宜出語發聲有遲速清濁輕重之差是以古韻容有不合於今者自沈約創爲四聲韻譜後人率改古韻以就沈韻如詩與楚辭韻之祖也反以沈韻而改詩與楚辭尊今卑古謬妄孰甚升菴力排衆論而恐其說之無徵因摘取經子諸書韻語分爲辨誤變例正誤叶音諸目名之曰古音韻略偶有辨駁皆足讐服前人循是以求則可以探古人聲韻之元而不爲後起之說所愚者未必不由於此云

### 古音駢字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古人臨文用字或以同音而假借或以異音而轉注如嗚呼助語書之人人殊猗儻聯文考之篇篇異若此之儔實紛有條寮几間俗因隨筆而韻分之稍見古哲匠文人臨文用字之流例云固亦萍氏之糟粕師金之芻狗也或曰其細已甚如之何曰射者儀毫而失壇書者無外

無內細云細云積則鉅矣 李調元序曰昌黎有言作文必先識字予謂識字之難甚於文也蝌蚪變爲篆隸篆隸變爲俗書愈趨愈簡取便臨文至有不識古字爲何物者往往以古今通用之字稍自博雅者出之後人目不經見遂乃色然而駭少所見必多所怪也先生有慨於此博採羣書旁及鍾鼎銘識於其字之相通而互用者作爲古音駢字四卷以補說文玉篇之闕推類求之有功後學不淺昔先生補注山海經於雒山條下注云雒古

字後人改刻作鵲此等古字宜存之甚矣今人之妄也駢字之作殆卽所以存之者乎

古音複字五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考簡紹芳年譜序升菴年三十七謫戍滇南諸所撰述計晚年爲多然而單騎萬里筇簾蕩如枵腹白戰疑其無能爲役今觀所撰古音複字五卷指呼六籍鎔液百家在前人韻書中別樹一幟雖獺祭者無以逾其博也先生殆可謂奇字師乎昔揚雄識奇字而不能識一忠字

宋人嘗用是譏之先生議大禮受廷杖斃而復甦者再矣而白首滇南怡情著述沒世無所於悔視子雲所守孰愈顧第卽其所著書論之亦可謂後世之子雲矣

### 希姓錄五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予讀朱竹垞翰林年譜見翰林十六七歲時王廷宰鹿柴歷舉數十古人名屬之對對皆工整王曰此人必以詩名世取材博矣益讀書記事蹟較易記姓名較難嘗見人談往事

### 新都縣志

#### 卷十六

經籍

十八

始終臚列獨至不能舉其姓名爲恨所謂博聞強記者安在也茲閱先生希姓錄一編姓率隱僻人亦不少概見非如昔人所云暗中摸索而自知者惜不令好古者與上下其議論其服膺又當何如也

### 升菴詩話十二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昔人於書非徒誦說之而已將必以心之所欲言口之所能達者筆之於冊流連覽觀以示弗諼久之而所得裒然焉取精用宏

直此之故明白正嘉以來言詩者一本嚴羽楊士  
宏高棅之說以唐爲宗以初盛爲正始正音中晚  
爲步武遺響斤斤權格調之高低必一於唐而後  
快甚或取詩之先後乎唐者皆度閣勿觀嗚乎亦  
思唐人果讀何書使何事而遂以成一代之作者  
已乎升菴先生作詩不名一體言詩不專一代兼  
收並蓄待用無遺而說者或以繁縟靡麗少之韓  
退之不云乎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  
試觀先生之詩有不自己出者乎先生之論詩有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十九

不自己出者乎知其自己出而猶以是譏之是猶  
責衣之文繡者曰爾何不爲裋褐之不完也責食  
之膏粱者曰爾何不爲藜藿之不充也其亦惑之  
甚矣按何字度益部談資載先生詩話四卷補遺  
二卷予得焦竑足本十二卷盖皆先生心之所欲  
白而口之所能言也讀者謂先生言人之詩也可  
卽謂先生自言其詩也亦可

詩話補遺二卷

蜀東緱嶺山人王嘉賓跋曰鄉先生升菴太史寓

滇之日杜門却掃以文史自娛著書凡十數種流播海內金桴玉屑人亟珍藏點翰之暇復述綴詩話以裨詞林之缺三筆業已鏤棗奇且富矣茲補遺二卷乃公門人晉陽曹壽甫詮次成帙請於嚴君東崖郡公授梓以傳公掌合篆臥而治之雅尙文事實以有餘力也先是升菴先生貽書不肖俾引簡端顧謏陋何能贊一辭聊質疑於先生焉耳叙曰嚴滄浪氏云詩有別材非關書別趣非關理若然則鑿空杜撰可謂殊材謬誕謔浪亦云異趣

詩之要指果如斯而已乎今觀編內粗舉一二如天闕偃曝之訂正石蛙卸亭之考索其於古昔作者取材寄興之端委掇菁鈎元殆同堂接席而面與契勘也嗚呼杜紫微不識龍星房叔遠能喻湖目放翁沈園之詠誠齋無題之什非發揮於後村二詩之意幾晦然則詩材詩趣果在書與理外耶陸士衡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此固太史公之餘事嗟嗟小子讀書滅裂不見目睫者迹公之融神簡編其精密該綜若此將無愧汗浹背

耶藝苑君子三餘披覽獲益良多知不啻如乾牋之非魚非炙聊甘衆口而已

升菴詞品六卷 詞品拾遺二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詞者詩之餘宋元詩人無不工詞者明初亦然李獻吉譚詩倡爲新論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羣焉信之束宋元詩弗觀而詞亦在所不道焦氏編經籍志二氏百家採輯靡遺獨置樂府不錄宜工者之寥寥也升菴先生逸才絕代繪古雕今以風人之筆寫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二十一

才子之思倚聲按拍必能與宋元人爭勝而傳本絕少豈風氣使然與抑以工詞者必害詩而顧棄捐弗顧與今觀其所著詞品五卷辨晰源流搜羅散佚凡曲名所由始流品所自分罔不瞭然大備一洗花萼草堂之勦習此非工於詞者而能之乎卽其詩集中所載沅江羅甸諸曲雖未可以詞名而含宮咀商駸駸乎大小絃迭奏而不失其倫焉於此見先生手著之書其佚而不傳者更多也

墨池瓌錄四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余嘗於新都趙氏獲覩升菴在滇寄楊夫人家書不知真僞其字體半倣子昂而近弱今讀墨池璫錄所論書法具抑顏魯公米芾而推趙孟頫爲得晉人法則其景行可知矣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未可以是爲詬病也本二卷在汪鹿園家見原本四卷其二卷蓋焦茲所併也

法帖神品目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李嗣真論右軍書太史箴樂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二十二

毅論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有抱素扶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一得以獨妍所謂品也夫以一指一筆之用而隨時變易雖作者不自知其所以然得不謂之神品可乎退之嘗曰右軍爲俗書右軍且然況在秦漢以上者哉先生之作爲此書者以見夫人詣力所至不可強爲並非徒神奇其說以炫人也

名畫神品目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人物本不相習而精能之至遂造神奇僚之丸秋之奕養由基之矢皆是也畫亦何獨不然人有竊顧凱之畫者完其厨以示之凱之自云此畫通神飛去矣是雖虎頭癡語亦有理趣可味蓋物有形必有神古今畫者皆曰傳神畫至神盡乎技矣黃休復益州名畫記以逸品居神妙能之上宋徽宗則以神逸妙能爲次以神足以兼逸逸或不能盡神也然則先生論畫舉神品而獨遺逸妙能其亦不無所見與

升菴書品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皆代則然非相假戩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劒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

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从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擗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眞知眞解者而竟吾云乎

升菴畫品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唐李嗣眞讀畫品錄分畫家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第以三朱景元名畫錄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二十四

目分神妙能逸爲四品宋劉道醇作五代名畫補遺目錄有神妙能不列逸品蓋筆精墨妙根於人心人之相去若九牛毛品量所存不可誣也升□慧解通元自其十一二歲時與季父瑞虹龍崖二公論畫作詩大蒙訢賞見於年譜及此編所自記今觀其詞幽通微妙能傳畫家不言之隱不獨詩之壓倒元白也畫品一卷隨所聞見雜綴成編不作軒輊令閱者於言外得之昔東坡論王維吳道子畫末句云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

無間言玩斯言也蓋卽東坡之所以品畫者乎

### 金石古文十四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楊用修金石古文十四卷刻於明嘉靖年有永嘉省菴孫昭序按升菴是編釋禹碑石鼓及秦漢諸刻收羅最富然其中有因訛傳訛不可不爲訂正者如以史晨碑之夫子冢爲大子家魯公冢爲魯公家此承洪适隸釋之訛也以張遷碑之籌策爲蕭何承都穆之訛也今碑刻具在可驗又如韓勅碑陰升菴頗譏隸之誤今考

### 新都縣志

### 卷十六

經籍

### 二十五

漢碑文與隸釋所載本相合而碑之兩側尙有題名适固失載升菴偶未之考也至於五鳳墳壇居攝諸刻皆存夫子廟係漢碑之近古者俱不錄則又不無遺漏調生雖晚不敢以胡應麟輩爲戒而遂附之一辭莫贊也

### 古文韻語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音祖於日聲宗於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誅

疫釁傲教緯憲箴今禁祝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  
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窠采匿湊勺會涓斷珪碎璧  
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庶已賢奕 李調  
元跋曰升菴雜採古占繇銘識贊祝之詞爲古文  
韻語一卷引證博而音釋詳好古者爭先快睹於  
以見昔人重文而用韻之書自六經而外亦時見  
於他說也然其間亦有不可強通者則當略韻而  
取其文焉或曰韻風度也韻語與雅言訓同亦通  
石鼓文音釋二卷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二十六

楊慎撰慎自序曰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  
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  
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  
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  
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  
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  
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  
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  
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

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  
複書此易見爾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邐邐員旂遂  
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邐邐旌旗搖動貌此豈特  
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邐  
邐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  
也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  
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  
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  
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從而遂失

之也當爲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盖丹  
書未竟而先生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  
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  
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  
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  
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  
云 又叙錄曰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  
公寶臬所謂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  
將所云岐下有摹卽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

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

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菽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灾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

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爲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臬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

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

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檣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効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三十

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大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於海內大方家云

風雅逸篇十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啓聖焉於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概彼

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喒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瓌語網羅放失綴合鼓殘尙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己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

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鷺誦蠶蠨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迨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盖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没而謹其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執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

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  
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  
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  
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一章  
附蘇秦上秦王詩爲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於詩  
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  
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誚之曰子知富翁好古  
者乎犖鼎匱鼯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  
已懷資受市魁唄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

映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  
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尙有  
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  
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慶陽韓  
奕曰是編乃太史楊升菴先生所編集也奕讀而  
說之蓋謂六經之言精而不弊故常也言辭之精  
粹者爲言辭之和平者爲風雅風雅至聖賢而止  
也聖人之道主之以淵微出之以禮讓而養之以  
風雅欲補風雅不取近古則其失滋遠是編總十

卷凡先秦以上歌謠聲詩其巨細短長歡呼悲怨之類悉以收錄不遺下逮諺語亦在采獲蓋雖或雜於後世所引而淵源固古人之遺也其間雖以一言再言而足一韻再韻而足百字累百字而足要之皆至理所寓人不皆聖賢至其言或喜或樂或憤迅或感慨悲歌或激烈或貞靜或幽隱元微靈怪奇異可驚可訝及其歸皆不越乎彝倫日用是亦聖賢之徒而選風雅者所不棄也是編既出則風雅當有所補而典籍亦全矣先儒謂三百篇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三十三

後當續以楚辭予謂楚辭肆而怨又謂當續以陶詩予謂陶詩偏而隱有二者而不流此編是也升菴復古之志廣且勤又虞夫文體靡下而用其意者也業詩者試並觀焉

古今諺一卷 古今風謠一卷

楊慎撰慎古今諺序云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夏諺之始見也晏子引以風景公兄弟讒聞侮人百里周諺之再見也周公述以雅棠棣二諺匪直諺也風也雅也嗣是太子晉公之引離聞曾子之喻

苗碩左氏之譬山木孟子之說鎡基一經鴻筆遂爲駿談故曰道無往不覲言無微可匿信矣余閱崇文總目有古今諺一帙今失其傳平居多暇采輯補之或曰傳稱諺者謂俗論也道聽塗說德之棄也今之所輯無乃近乎答之曰不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本立矣詢於芻蕘可也采於葑非可也苟本之則無懵前經而不恥末之是競隨謠俗而陸沉是聖門病由也之嘑孟子斥齊東之鄙也予豈不知而作 李調元跋曰古今諺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三十四

及古今風謠乃升菴先生在滇採集諸書諺語以嬉目遣懷非著書也其孫刻之焦氏因之遂有單行本其書本始於黃帝考其首三條則焦氏所附錄先生論諺語而後人添入壓卷者也今仍之按賈子引黃帝語乃巾几銘孔甲盤孟書也不可謂之諺意者先生謂諺語所由起故以之弁首乎

俗言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俗言一卷乃考訂俗語之原本經傳者又記各書所載方言註其出處兩浙採

遺書目錄云未詳撰人姓氏今按焦竑所刻升菴外集有俗言相同因附刻於後俗言一本作俗語未詳孰是

麗情集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麗情集一卷庠集一卷皆升菴採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証而成者也以緣情而靡麗故名之按此書世無傳本得之丁小山疑古今麗人尙多所纂必不止此然別無他本可校姑存之以備一種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三十五

瑾戶錄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余性畏暑而便樂冬頃甲寅歲居江陽霑雨自七月至歲終而余未嘗衣制乘橈也蟄窟蝸廬時以簡冊多娛夜亦篝燈欠伸昏眊乃止遇有積疑滯疑聊一書之不覺成卷帙有軫言諷說誚之曰升菴不過抄撮舊說商量唐宋耳有愛忘其醜者又解之曰無古不成今否則杜撰也余豈容必於贊毀哉春暄日修乃彙而書之命曰瑾戶錄云 李調元跋曰瑾戶錄千頃堂書目

及經籍志俱作一卷而說郛所載纔三葉今於丁  
小山處得寫本一卷較向所見幾五倍矣是書所  
載多名物訓詁詩詞雜事足資考証因校行之堦  
戶者取詩塞向堦戶蓋記其著書之歲月也

楊氏卮言

楊慎撰慎自序曰伊川先生謫涪州日所居名注  
易洞先生嘗曰今之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  
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  
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

新都縣志

卷十六

經籍

三十六

却如此閒過日月卽是天地之一蠹也功澤又不  
及民別事又不能作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  
補爾慎也莊誦此言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謫居  
滇雲歲久日取古人載籍而繙閱之時見一斑遂  
用筆之談經傳已備言之祇爲屋下之屋耳惟刊  
謬正誤或庶幾焉其中若尙書在治忽爲七始詠  
之誤考漢書樂志及王朴樂論而始定五時配六  
氣春規夏準中央繩秋雉冬權衡稽甘石星經而  
知淮南子素問之誤又自古六壬之占以甲乙配

青龍丙丁配朱雀戊己配勾陳庚辛配白虎壬癸配騰蛇或疑元武無位乃以戊配勾陳己配騰蛇而讓元武於壬癸似矣不思騰蛇屬水何以移於中央之士必論其當以壬配騰蛇癸配元武二物皆屬水而冬居其二亦猶器之兼權衡貞之有二德卦之名習坎身之腎藏有二也此雖小節亦關係至理走年及古稀病膺衰颯瞬目言動旋踵遺忘乃粹錄成編以俟知己若曰糾先民之積謬振往古之重歎則吾豈敢